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追寻 父母的足迹

王育红 王红宾/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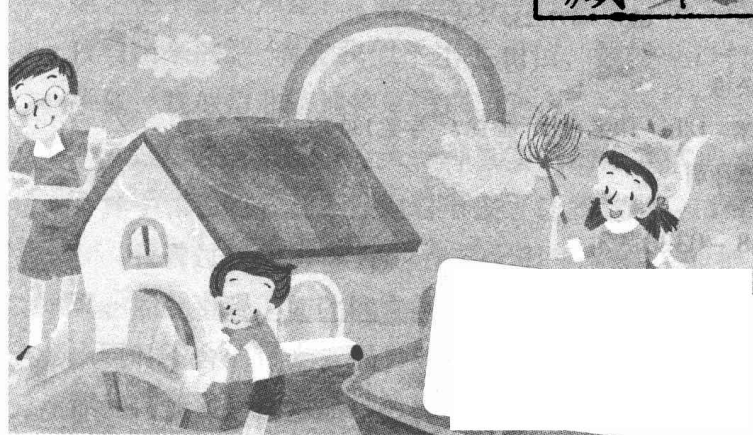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追寻 母亲的足迹

王育红 王红宾/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父母的足迹/王育红, 王红宾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5 重印)
ISBN 978 - 7 - 5468 - 0320 - 3

I. ①追… II. ①王…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1092 号

追寻父母的足迹

王育红 王红宾 著

责任编辑: 尚再宗

装帧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 (编辑部) 0931 - 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68 - 0320 - 3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龙年伊始，我跟随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记者翟金钟、新疆军区某部宣传干事汪宇堂一行，前往西陲第一哨“斯姆哈纳边防连”采访。期间，借住在号称“西域天狼”的西北某团，和这支闻名中外的英雄部队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新闻记者最想了解官兵最新、最奇、最亮的新闻素材，而我却想得到官兵最漫长、最雄厚、最风光的心灵宝藏。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记者、人民军队报记者以及新疆各大媒体记者，在此找到了感觉，全身心投入到与官兵零距离接触、近距离拍摄的采访过程中，而我却因为心急，获息甚微。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天晚上，在招待所的长条椅上，老战友王军贤不经意间谈到了自己幼年丧父，少年葬母的悲惨遭遇，念情揪心，让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对于老战友心地善良的姐姐，她艰辛的生活，多舛的命运，于我一直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难言之苦，总觉得老战友王军贤这个当小弟的应该把姐姐真、善、美的心灵，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刻画出来。话题转到这里，他不禁失声道：“我手头有一样东西，是大姐退休后，用五年时间熬夜写出来的。”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他便一口气跑回家中抱来了一大摞手稿，我似信非信地接了过来。

这份没有标题，给人一种真实感的纪实式的感人文稿，渐渐地让我爱不释手，吸引着我不停地看下去，让我有种一口气看完的冲动。

我看过很多写亲人的作品，但很少有人能把家中亲人描写得如此逼真、如此直观、如此饱含深情。那种与亲人离别时的切肤之痛，那种父子永隔时不舍的目光，那种姐弟相依为命的坚韧，无时不在震撼着我的心。那种入情入景的描述，仿佛将我带到了二十几年前贫困的小乡村，从字里行间把我拉进历史的河流。那种情真意切的对话，已经把我融进了一个简





陋却又充满温情的小院，里面所有的艰辛已经让我的心灵开始颤抖，里面所有的坚强已经让我有了无语的钦佩。那种微小的细节，已经让我心灵最隐蔽的角落开始流泪，已经让我渐渐僵硬的感情开始变得柔软。作为一名业余写作爱好者，那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这让我佩服不已。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人，但这次却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泣不成声。

作者在描写母亲的生活时，写得恰到好处，让人读后深受感动。“母亲是平凡的，她只活了短暂的四十六个春秋。我记事以来，她所有的日子都是在做家庭主妇。推磨、碾米、发面，洗衣、做饭、相夫、教子……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却给我留下了许多回味无穷的念想。在这些细小的情节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甘愿坚守、甘愿清贫、甘愿劳累……”

“母亲下葬了，亲戚都走了，家里一下子冷得让人浑身打战，母亲临终时住过的屋子我们再也没有住过，我们姊妹五个（大弟在部队）睡在刚下乡时住过的小屋里……”

作者用她追踪式的描述，再现了当年母亲安葬后的现场情景，让我仿佛身在其中，备感沉重。

文章中，无论是框架结构，还是情节安排；无论是事件透视，还是口语运用；无论是条理结构，还是层次；都能衔接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整个篇章通俗易懂易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尊老爱幼的温情读本，这是一支闪耀着孝敬之光的心灵蜡烛，这是一件铭记故人的永久藏品……夜色渐渐深了，我沉浸在平凡而又高尚的文字之中，在眷恋中感受着民族传统的温馨，在捧读中追思着平凡人生的真情，在回味中期盼着大爱的延续。

是为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志海

2012年5月于西陲哨卡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父亲母亲

横祸从天降	2
爸爸是老黄牛	7
师恩难忘	10
天阴下雨路上滑，滑倒了还得自己爬	13
我给爸爸写生平	16
爸爸去世后发生的几件事	18
法官爸爸	20
世上难觅的好丈夫	24
幸福的童年	26
爸爸给我治顽疾	28
我的老家	30
苦命鸳鸯	35
沉沉的父爱	37
节俭的爸爸	39
用之不竭的财富	41
爸爸的两毛钱	42
爸爸教我做人	44
于无声处	46
爸爸的育儿经	48
下辈子还想当爸爸的女儿	51





我的母亲	54
善良的妈妈	57
艺高胆大的妈妈	60
妈妈是个有远见的人	62
妈妈的情怀	66
妈妈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68
心灵手巧的妈妈	70
无私的妈妈	72
铭记妈妈的恩情	75
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77
我还是妈妈的“黄毛丫头”	79
种子累死在泥土里	81
我给自己找对象	84
妈妈得了不治之症	86
病魔无情人有情	89
我的好帮手	91
妈妈的心愿	92
我有罪	96
妈妈走了以后	98
农转非	102
坚强慈祥的爷爷	104

第二章 我的弟弟妹妹

梅花香自苦寒来	108
天生我材必有用	113
心高气傲的大妹妹	116
不用扬鞭自奋蹄	118
娃哈哈，娃哈哈	121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	122

鹅毛虽轻人意重	125
珍贵的亲情	128
难忘过去	130
心心相印战病魔	132
手挽手再次渡难关	134

第三章 二弟篇

母亲的遗嘱	136
我让亲人放心	138
吃水不忘挖井人	140
天高地厚的亲情	144
愿好人一生平安	147
写给弟弟和妹妹的话	150
后 记	151



第一辑

我的父亲母亲

横祸从天降？

爸爸是老黄牛？

师恩难忘？

天阴下雨路上滑，滑倒了还得自己爬？

我给爸爸写生平？

爸爸去世后发生的几件事？

法官爸爸？

世上难觅的好丈夫？

幸福的童年？

爸爸给我治顽疾？

我的老家？

苦命鸳鸯？

沉沉的父爱？

节俭的爸爸？

用之不竭的财富？

.....



横祸从天降

1972年秋天的某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那一天，横祸从天而降，原本一个完整幸福的八口之家，从这天起就失去了庇护孩子们成长的大树。爷爷老年丧子，妈妈中年丧夫，我们少年丧父，大难临头。老少三代人步入水深火热之中。

“十一”假日过后，天天都是秋雨，下完大雨接着下毛毛雨，泡得年久失修的大门山墙摇摇欲坠。因为爸爸在县城里工作不常回家，对山墙存在的隐患浑然不知。

我们的院子里住着上下三代，三户三十多口人，是一个祖太爷的后人，平时大门从来不关闭。这天，爸爸正在院子里收拾从苏武山林场修剪下来的沙枣树枝，不知道谁家的猪跳出了猪圈跑到了院子里，爸爸怕猪跑到大门外的地里糟蹋即将收获的庄稼，便用木棍插上了大门。没想到就在这时，同院的三个堂兄妹回来了。才转身离开的爸爸听到叫声又去开门，就在他拿开顶门杠拉开大门的刹那，大祸从天而降，山墙铺天盖地朝他倒了下来。当时，大弟红军也站在不远的地方，他亲眼看到了墙倒的情景。他立刻大声喊：“爸爸跑啊，墙塌啦！”大弟没听到爸爸的回答，看见爸爸弯腰拦住要进大门的堂妹想往外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眨眼间尘埃中，只看见一个还没来得及进门的人和一堆土坷垃。爸爸和两个进了门的堂妹已被倒下来的墙压在了下面。

听到大弟已经变了调的惊叫声，正在做晚饭的妈妈和我三步并做两步跑出了屋子来到现场，同院的亲坊也从各自的屋里跑到了跟前。只见刚刚还矗立着的山墙，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堆土坷垃。大弟只一个劲哭着喊爸爸，却不能具体指出爸爸到底被埋压到了什么位置。十几双眼睛三十多只手眼看着一尺多厚的废墟，老虎吃天似的没处下手。人人心里既怕踩坏了

埋在废墟下面的人，又担心刨慢了他们会因为缺氧而闷死。有人拿铁锹想刨的快些，可又怕伤了他们。只好疯了一样漫无目的哭叫着，乱搬乱翻乱刨。过了大约几分钟，可能是掀开了爸爸胸口上压着的土坯才听到了他微弱的呻吟，这才知道了具体方位该怎么救人了。

扒开土坯救出了爸爸，才发现两个堂妹还压在爸爸的身体下面。她们两个一死一伤，伤者是因为头部和上半身有爸爸的身体挡着，虽然没有生命危险，腿已经被砸断；死者是因为爸爸的身体没有遮住她，头部被土坯压碎了。

可怜的爸爸受墙体和人体双重打击和挤压，加上一段时间隔绝氧气，刨出来后就昏迷不醒。妈妈和我们顾不上哭，堂叔叔王维新以最快的速度借了一辆架子车和我们拉上爸爸一口气跑到县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才慢慢睁开了眼睛。接着便大口大口地吐血，我和妈妈轮着用厚厚的草纸在爸爸嘴边接都接不及，到后来便吐出了暗红色的像泥似的东西，吐完血就奄奄一息了。我见爸爸已经无神的眼里流着泪，嘴唇动着好像在说着什么，妈妈急忙将耳朵贴到了他的嘴跟前。

爸爸才49岁，妈妈才40岁，最大的我16岁，大弟14岁，二弟、大妹妹、三弟分别10岁、6岁、3岁，小妹只有6个月大，还有七十多岁的老爷爷，爸爸疼孩子在单位和队里是有名的。就这么撒手走了，他该有多少个舍不得，多少个不放心，多少个不忍心！

妈妈哭成了泪人，围着皮袄坐在抢救室地下的小妹也撕心裂肺地嚎着。医生们穿梭似的忙着……天渐渐黑了，妈妈想起了家里的孩子们，留下大弟弟和吃奶的小妹，打发我回家。我泪眼模糊地站在爸爸的病床前，抓住爸爸无力、冰凉的大手，看着生命垂危的爸爸，心里像刀子割一样痛，真舍不得离开，但是没办法，家里的弟弟妹妹需要人照料。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爸爸的永别。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房梁一头无缘无故掉下来了，妈妈不顾一切用双手擎起了房梁，但已没有一丝力气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我比妈妈矮，知道自己是够不到房梁的。于是我搬了凳子，站在上面，踮起脚尖，使尽全身力气用双手撑起房梁，把它稳稳地放回了原来的位置。妈妈回头给了我一个苦涩、坚韧的笑容。我被梦境惊醒，心里七上八下，担心





爸爸的安危，等不到天亮了。起床叫醒了二弟，把其他两个弟妹托付给他就往医院赶，到那里才知道爸爸转院了。原来妈妈不甘心就这样让爸爸走了，坚持转院碰碰运气，没有等到天亮就雇上救护车领着大弟抱上吃奶的小妹和爸爸出发去了武威人民医院。

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爸爸的情况，希望能听到爸爸伤情好转的消息。但老天不佑我们，几天后公安局领导杨教导员就告诉了我爸爸去世的噩耗。爸爸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我失去了理智，我顿时号啕大哭。杨叔叔说他们当天就要去武威接爸爸的遗体，下午就能回来，让我暂时回家去安排后事。尽管杨叔叔是含泪告诉我爸爸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我不相信。我不懂什么是后事，我只想尽快看到爸爸。我不相信那么爱我们疼我们的爸爸会这么快离我们而去。我央求杨叔叔把我也拉上。杨叔叔说驾驶室已经没有我坐的地方，还是不去的好。我是铁了心要去的，便不管不顾地跪在地上哭。在场的大人们没有一个不落泪的，杨叔叔含泪同意了。

我爬上大卡车，车厢里只有空着的爸爸的棺槨和我。车子走的太慢太慢，我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爸爸的身边看到他。

好不容易卡车停下了，停在一个小旅馆门口。妈妈、小妹妹、大弟弟、我们府上的堂爷爷王国民还有爸爸单位派去的何叔叔住在这里。妈妈消瘦了很多，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只有泪痕，从未有过的憔悴。大弟怯怯地站在妈妈身后。我赶快从妈妈怀里接过小妹抱着，让妈妈歇歇吧！

叔叔带着凝重的表情和妈妈握了握手，拍了拍大弟弟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妈妈默默带我们一行人去了太平间。小旅馆离太平间很近，很快就到了。

来这里的人都默默地看着爸爸的遗体，空气里弥漫着悲哀与苍凉。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爸爸：戴深蓝色的帽子，穿稍浅一点的蓝色便衣、裤。小圆口春服尼布鞋，白袜子。爸爸活着的时候很少穿便衣、布鞋的。他微张着口，两颗上门牙没有了，一只眼睛也陷下去了，我知道这是那天受的伤。爸爸就像睡着了一样，静静地脸朝上平躺在冰冷的硬邦邦的光床板上，没铺褥子，没盖被子。

看着爸爸平静的脸庞，仿佛都能听到他匀称的呼吸声，爸爸终于在白

天里安安稳稳睡着了。我想大声说：“爸爸，你怎么一个人睡这儿。”又怕吵醒了他。他是昨天收拾柴火累的，这会儿正想稍稍休息一下。又想告诉他：“爸爸，这里又冷又孤单，又吓人，回家睡吧。”我蹲下去用手在爸爸的脸上摸了又摸，把脸贴到爸爸的脸上蹭了蹭。爸爸没有睁开眼睛，什么反应也没有。拉了拉手，又重又硬，冰得疼人。

爸爸再也不能给我们鼓励的眼神与微笑了。我心里难过的无以言表，再也忍不住了，心血和泪水一起迸发，哀嚎起来。坚强的妈妈没有哭，我想她这几天连惊带吓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哭了。小妹爬在哥哥的背上，鼻涕眼泪地哭着，吓干了眼泪的大弟只干嚎着。

叔叔们边抹眼泪边劝我别哭了。我边哭边向爸爸忏悔：“要是我们早点长大，多干点家务，爸爸就不会那么辛苦干那点该死的活，这是天灾人祸啊，都是为了我们啊！我的好爸爸呀，我们这辈子都对不起您啊！”

棺槨抬进来了，大家慢慢地把爸爸的遗体放在里面，爸爸的个子大，棺槨有点小，头和脚紧紧地顶住两头，胳膊也紧紧贴着身体。叔叔对妈妈说：“局里接到你们的电话后，我专门比对着老王的尺寸整整找了一天，好不容易从私人家里才找到合适的尺寸，人家是给自己老人准备的，要不是提到大个子老王他们认识，说啥也不给呢，没想到还是有点小，真有点对不住！”妈妈泣不成声地说：“谢谢局里同志，谢谢领导，他爸是明理的人，就这样吧。”

回家路上，母子们紧紧依偎在爸爸的棺槨旁。我大爷和何叔叔也和我们坐在一起。汽车到了武威南门，大爷说了声：“大侄子，咱们离开武威回家了，你好好走啊。”

起风了。汽车走得很快，路不平，很颠簸，爸爸孤零零地躺在棺槨里，没抓没挂。我总觉得肯定会碰到哪里伤到爸爸的，别把我的爸爸碰着了！每当我想站起来敲一下驾驶室玻璃，让司机叔叔把汽车开稳些，走慢些的时候，总是大爷或者何叔叔先我一步拍拍爸爸的棺槨开口：“老王，路不好，你小心点，忍着点。”过了洪水河桥，风刮得更大了。呼呼的风卷着沙尘打在卡车上，噼里啪啦响，汽车不得已减速了。小妹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我和弟弟眼、脸被沙粒打得生疼，睁不开眼睛，靠在妈妈背上避风沙。只有妈妈泥塑石雕似的一动不动，任风吹，任沙打。



爸爸那天是为了把院子里当柴火的树枝收拾整齐才遇难的。每年秋天，爸爸都会找林场的朋友，帮他砍些枯死的沙枣树，再修些无用的干树枝，用架子车拉回来给家里当柴烧。他怕我们被沙枣刺扎了手，总是把满满一车树枝都锯成七八寸长短，整整齐齐码到草房里。就是为了这，爸爸才会在院子里，才会发现有人家的猪跳出猪圈，才会去关大门，才会……爸爸永远都是这样，总是为他人、为孩子们着想。

也怨那个该死的贩卖人口的罪犯。十一放假的时候，爸爸本来说好要和我们一起剁柴火的。偏偏节日期间抓到了爸爸过去曾经审理过的在逃案犯。爸爸顾不上休息，加班加点忙案子，整整半个月没回过家。正是这半个月，天天下秋雨，泡坏了年久失修的山墙……

“大侄子，过花篮桥了。”听到这句话，我的思绪被打断。我含泪和弟弟抬起头，过了桥就到了我们大队的地盘。大爷和何叔叔已经被沙尘刮得满身满脸都是土。远远看见公路上站了黑压压的人，大弟和我也学大人的样子，哭着拍了拍棺槨：“爸爸到家了，下车吧。”

风小了，不像刚才那样的飞沙走石。卡车慢慢停下未，首先走到车跟前接我们的是公安局教导员杨叔叔和爸爸曾经待过的城关粮站穆书记穆爷、羊路公社黄书记，不清楚曾经的老邻居怎么知道的噩耗，也来了不少。我死去姨妈的结伴姊妹陆桂香也赶过来把妈妈从卡车上扶下来，四奶奶和婶婶等亲坊们接过小妹，接着给我们披麻戴孝。二弟、大妹、三弟已被亲坊们领过来戴了孝等灵车。

墓地在我们大队的林场，不到十米是红岸山水库引流灌溉的跃进渠，紧靠民武公路，往西远看有苏武山，往东离家不到三里路，是依山傍水的地方。听说大队是专门为了方便我们孤儿寡母们祭拜爸爸，特殊照顾这块地皮给爸爸做墓地。

爸爸是老黄牛

不知道是爸爸的单位派人还是村上的乡亲们已经挖好了墓穴。墓地周围已经集聚了远亲、近邻和父母的友好，我家在城里住过的邻居，我和弟弟们的老师、同学们，还有很多没有见过的乡亲。树林里黑压压的有数百人来为爸爸送葬，表示对我们一家人的慰问。中学的马老师正在树上架播放哀乐的喇叭，招魂幡、花圈被大风刮得东倒西歪。

哀乐响了。爸爸的棺槨被我们生产队的男人们用麻绳捆住，由八个人用四根椽子缓缓地从汽车上抬了下来。接着，又有一帮不认识的人走上前，接过队里人手里的椽子，一直抬到了墓穴跟前。很多人一起动手，将棺槨稳稳放在早已支好的长板凳上。这时，棺盖被主办丧事的府上长辈推开，所有的人都带着惋惜、悲哀、同情的眼神争先恐后地围到棺槨跟前看爸爸的遗容。

追悼会开始了，杨教导员致悼词。悼词说爸爸是一位正直无私、嫉恶如仇、工作一丝不苟、作风严谨的法官；又说他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的老黄牛；为人老实忠厚，说话风趣幽默，是大家公认的好干部。大风一会儿把杨教导员的悼词送到我耳朵里，一会儿又不知道送到了哪里。我也想说，我只能在心里说：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最伟大的爸爸，要不是遇难，我们长大后会让爸爸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我们一家人非常爱爸爸，特别想爸爸，爸爸，爸爸，你回来吧，我们离不开你啊！

呜……呜……王干事啊，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句感谢的话呀，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啊，真是好人命不长啊！

王干事啊，我的老妈妈还想看看你这个大恩人呢！

他大哥呀，你给我们买了喂猪的麸皮，钱还没给你呢！





.....

有几个生人边哭边说。

最后，妈妈抱着小妹和我们姊妹们互相挽着胳膊来看爸爸最后一眼。这是我们最最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时刻。

妈妈死死抓住棺槨不肯松手，哭着用头撞击棺槨。我踮起脚尖还看不见棺槨里的爸爸，也学妈妈的样子双手扳着棺槨，头砸着棺槨哭喊着。大弟和我差不多高，两只小手扳着棺槨，下巴顶着棺槨也还是看不见爸爸，急得一蹦一蹦；三弟和大妹你推我搡不知道怎么了；二弟看见了又过去给他俩断“官司”。记不清是谁过来抱起了我，可没等我多看一眼就被放了下来，又抱起了大弟，又有人过来帮助二弟、大妹、三弟都最后看了看爸爸的遗容。

一言未嘱后事千端去问谁

九泉英灵朝暮徘徊难倾诉

此情此景，盖棺的木匠师傅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让人拉开了我们。

要盖棺了。每根木榑下面垫几张黄表（按规格裁好的黄纸）咚、咚、咚……每一榔头都砸在我们的心上。爸爸那刚毅里透着慈祥的脸再也看不见了。妈妈疯了似的上前挡住木匠，不让他们钉下去。我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谁知道悲痛欲绝的妈妈会不会精神失常。就在这时，姑奶奶们、王姓亲坊婶娘、过去的邻居阿姨、不曾相识的女人……过来了，大家拉住妈妈安慰：你不能这样，节哀，节哀，看在幼小的娃娃们份上！

墓穴是长约2.5米，宽1米，深2米的沙土坑。人们七手八脚用两根麻绳拴在棺槨两头，抬起棺槨。有人迅速抽去下面的板凳，轻轻将棺槨放到地上。落棺了，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是怎样的痛哭、痛苦着，我不用想，不用看就知道。我是哭着喊着真正想跳进坑里阻挡一锹又一锹埋葬爸爸的沙土。“求你们再让我们多看一眼爸爸的棺槨吧，总比埋到坑里离得近些！”我用了全身力气哭喊。不知道是谁紧紧抱住我的腰，任我咋挣也不能挣脱。风沙太大了，呛得我喘不上气，开始咳嗽、吐。不一会儿，树林里就起了一座新坟，坟头插上招魂幡，三根丧棒（丧棒数显示儿子数）。开始给爸爸烧纸钱了，所有的花圈、雪花幡随着冉冉烈焰化为灰烬，随风飘向天空。我的泪眼里仿佛看见了爸爸在高高的天上边抹泪边挥手向我们

告别。

永别了，一辈子用心疼我们、爱我们、精心呵护我们的爸爸。

葬完爸爸的第二天清早，白发苍苍的爷爷和二叔才从张掖赶过来。妈妈害怕爷爷那么年纪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场面，所以没有等他到来。可爷爷还是悲痛的不得了，紧紧攥着我和大弟的手，老泪纵横。他嘴唇哆哆嗦嗦重复着一句话：“苦命的儿子，苦命的儿子。我的儿子，我可怜的儿子啊……”叔叔怕爷爷住在家里触景生情，只住了一天就催爷爷回张掖了。

都说娘的精神老子的势，爸爸的突然去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从此失去遮风挡雨的大树，生活也从此一落千丈。

